



大卫·阿尔蒙德  
作品



# 旷野迷踪

[英] 大卫·阿尔蒙德 著

林静华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· 国际安徒生奖儿童小说 ·



# 旷野迷踪

[英] 大卫·阿尔蒙德 著

林静华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:图字 01-2015-7614 号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旷野迷踪/(英)阿尔蒙德著;林静华译.  
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5  
(国际安徒生奖儿童小说)  
ISBN 978-7-02-011224-1

I. ①旷… II. ①阿… ②林… III. ①儿童文学  
—中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71237 号

**KIT'S WILDERNESS**

Copyright © David Almond, 1999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Felicity Bryan Associates Ltd.  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.

责任编辑:朱卫净 尚 飞  
装帧设计:李 佳

**旷野迷踪**

[英]大卫·阿尔蒙德 著 林静华 译

---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 
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内大街 166 号  
邮政编码 100705  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  
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
开 本 890mm×1240mm 1/32  
印 张 9  
字 数 122 千字  
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 
印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978-7-02-011224-1  
定 价 32.00 元

---

版权专有,侵权必究。如有图书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## 目 录



### 第一部 秋 天 1

“这次轮到谁死？”艾斯丘轻声说，他把明晃晃的刀举到我面前。

“你愿意放弃生命？你真的想死？”

“我愿意放弃生命。我真的想死。”

他合上我的眼睛。“这就是死亡。”他说。接下来我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### 第二部 冬 天 91

黑暗的洞中，我们侧耳细听，同时听到那些孩子，在树枝的噼啪声和烤兔肉的哧哧声中低语。

我们抬起眼睛，看见他们在烟雾中若隐若现，可怜的孩子从往昔窥视着我们，其中包括银孩儿。

我们回来了。他们以为我们失踪了，他们以为我们死了，可是他们错了。

谁能想到我们还会再回来呢？曾有那么一刻，似乎在我们的生命中黑暗永远不会结束，不可能再有光明，而一切只缘于在秋天玩的一个游戏。

## 第一部 秋 天

“这次轮到谁死？” 艾斯丘轻声说，他把明晃晃的刀举到我面前。

“你愿意放弃生命？你真的想死？”

“我愿意放弃生命。我真的想死。”

他合上我的眼睛。“这就是死亡。” 他说。接下来我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

## 第一章 死亡游戏

石门<sup>①</sup>这个地方有一片荒原，位于住宅区与河川之间，是一片空旷的荒地，也是很久以前的矿坑遗址。我们就在那里玩艾斯丘的游戏，那个叫“死亡”的游戏。我们通常在下课铃响后到学校门口集合，小声说话，哧哧窃笑。五分钟后，博比·卡尔会告诉我们时间到了，然后带着我们穿过旷野去艾斯丘的洞穴。那是一个向地底深处挖掘的洞穴，洞口悬挂着两扇老旧的门板，权充入口兼天花板。它的位置在一处斜坡上，四周长满高大的野草，从学校或石门的住宅区都看不到这里。野狗杰克斯通常早已在洞口等候。杰克斯在一边低狺，艾斯丘便拉开一扇门板，看着我们，审视每一张脸，把我们一一叫进洞去。

我们弯腰紧贴着洞壁，一个接一个，小心翼翼地走下那看上去就要崩塌的阶梯。脚下是坚硬的泥地，墙眼内点

---

① 石门 (Stoneygate)，位于英格兰的泰恩—威尔郡。





着蜡烛，角落里有一堆骨头，艾斯丘说是人骨，是他在挖掘这个地方时挖到的。旁边还有一处焦黑的小坑，是冬天生火取暖的地方。洞壁上抹着干泥，艾斯丘在上面刻了许多我们的画像，还有好多野兽、我们养的猫狗、野狗杰克斯、怪物和魔鬼，以及天堂之门和张着血盆大口的地狱之门的画像。他把我们曾经在游戏中的“死”过的人的名字都刻在坑壁上。我的朋友爱莉·基南坐在我对面，她空洞的眼神仿佛在说：进了这个洞穴，一切都得靠自己了。

艾斯丘穿着一条黑色牛仔裤，一双黑色运动鞋，一件胸前印着白色“Megadeth”<sup>①</sup>字样的黑色T恤。他先点了一支香烟，让烟在孩子们围坐的圆圈中传递，然后又传来一个水壶，说是装着特别不一样的水，是他从很深很深的古老煤矿里的一处泉眼打来的。这个古老的矿坑如今已经被落石堵塞，难以通行。他蹲在圆圈中央，在一块石头上磨他那把有刀鞘的小刀，乌黑的头发覆盖在眼睛上，苍白的脸庞在摇曳的烛光下忽隐忽现。

---

① Megadeth 意为大屠杀，美国摇滚乐队名。

“你们进入这个远古的地方，来玩这个叫做‘死亡’的游戏。”他轻声说。

他把刀子搁在中央一片方形玻璃上，逐个巡视我们的表情。我们咬着下唇，屏住气，心怦怦跳着。有时会有人在这个时候害怕得闷哼一声，有时则会有人忍不住发出闷声的窃笑。

“这次轮到谁死？”他轻声说。

他转动刀子。

我们齐声吟诵：“死亡、死亡、死亡、死亡……”

刀子停止转动，刀尖指向谁，谁就必须伸手握住艾斯丘的手，艾斯丘就将这个人一把拖进圆圈的中央。

“今天有人要死了。”艾斯丘说。

被点到的人必须跪在艾斯丘面前，匍匐在地上。他必须先缓慢地深呼吸，接着呼吸越来越急促，还要抬头注视艾斯丘的眼睛。艾斯丘握着刀，指向他的脸。

“你愿意放弃生命吗？”艾斯丘说。

“我愿意放弃生命。”



国际安徒生奖儿童小说

“你真的想死？”

“我真的想死。”

艾斯丘抓着他的肩膀，在他耳边轻声说话，接着，他用拇指和食指合上那个人的眼皮，说：“这就是死亡。”

然后那人会倒在地上，动也不动，其余的人聚拢过来。

“安息吧。”艾斯丘说。

“安息吧。”我们也说。

接着，艾斯丘把门打开，我们鱼贯走向光明的世界。艾斯丘最后一个出来，他把门关上，让“死亡”的那个人单独留在黑暗里。

我们一起躺在河畔的阳光下、草丛中，河水被阳光照射出粼粼波光。

艾斯丘离我们远远的，蹲在地上吸烟，他弓着背，沉浸在他自己的忧郁中。

我们等待那个死去的人出来。

有时那个死去的人很快就会出来，有时要等很久。碰上后一种情况时，我们会停止窃窃私语和偷笑，神情紧张

地面面相觑，啃着指甲。当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最胆小的人便会拎起他们的书包，用害怕的眼光对着艾斯丘，独自或三三两两地走回家。有时我们会小声商议把门打开，进去看看在里面的朋友，但艾斯丘总是看也不看我们一眼，厉声说：“不行。死亡总要花点时间，现在叫醒他，从此以后，他就变成一个活死人了。”

于是，我们只好等待，在静默中忧心地等待。最后总算大家都回来了，我们终于看到白皙的手指抓住下方的门板，门被推开，装死的人挣扎着爬出来。他的双眼在强烈的光线下不自然地眨着，瞪着我们。他胆怯地对我们笑，要不就是露出吃惊的表情，仿佛刚从一场噩梦中醒转。

艾斯丘动也不动。

“死而复生了，是不是？”他小声说，一边兀自干笑。

我们围在“死去”的那个人身边。

“什么滋味？”我们小声问道，“那是什么滋味？”

我们带着满腹疑团与“死去”的那个人慢慢走过旷野，留下艾斯丘独自一个人蹲在河边。

## 第二章 初识艾斯丘

当艾斯丘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，我才刚搬来石门一个星期。当时我站在荒原边上，背靠着破损的围墙，正在打量这个陌生的地方。远处有十多个小孩在疏疏落落的草地上玩耍。

“你是基特·沃森？”

我转头看见他。他爬过围墙，站在我的身旁。他有张大大的脸庞，宽阔的胸膛，一大撮头发盖在眉毛上，唇上隐约可见细细的胡子。他的腋下夹着一个素描本子，耳朵后面夹着一支铅笔。我已经在学校见过他，当时他苦着一张脸，懒洋洋地倚在一扇关着的教室门外。

“你是基特·沃森？”他再一次问。

我点点头。我闻到他身上有一股狗味，便把身子移开一点，觉得后颈上冒出鸡皮疙瘩。

“什么事？”我说，觉得喉咙干涩，舌头仿佛也肿

大了。

他微笑起来，指了指我家。我家在我身后一条坑坑洼洼的小路对面，门前也有一道围墙和一座小花园。

“刚搬来，是吗？”

“我爸是本地人，我爷爷也是。”

我用尽可能骄傲的口气说，好让他明白我有权住在石门。

“我知道，基特。”他递过来一袋糖果，“来，吃颗糖。”

我嚼着糖果。

“你来自一个古老的家族，很好，基特，你是我们的一分子。”他注视着我，“打从你搬来后，我就一直在注意你。”

他抬起手，指点着一群正在玩耍的孩子，他们有的在踢足球、打斗，小一点的孩子在跳房子或玩过家家。“你有点不一样，”他说，“和这群孩子不一样。”他盯着我看，像在等我回答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

“什么意思？意思是你和我是一样的，基特。”

我看看他，他体格壮实，有双沉郁的眼睛。“不，”我心想，“不，我和你不一样。”

他又伸手指点着说：“你看那边有什么？”

“看什么？”

“看什么？不明白？那边。你看到了什么？”

我望向荒原：“有孩子、草、河流，跟你看到的一样。”

他笑出声来：“啊呀，不错，只有这些吗？真的吗？”

我再次看了看：“是的。”

他笑着摇了摇头，接着从他的素描本子上撕下一张纸。

“为你画的，”他说，“给你。”

画中人是我，一张炭笔素描，画中的我靠在学校用链子锁上的围墙边坐着，注视着草地。正是两天前的事。

“不错吧，是不是？”他说，“像你吧，是不是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我把素描递还给他。他笑笑说：“拿去吧，送你的，拿回去钉在墙上。这是艾斯丘的原作，收藏家的经典藏品。”

我小心卷好，握着。

“那天你不怎么高兴，是吗？”

我耸耸肩。

“还没找到伴儿，是吗？”他说。

我眨眨眼，再耸耸肩：“嗯。”

“没有合适的伴儿，是吗？还没找到，是吗？”他不停地打量我，注视我，揣摩着我，“你以后会看到更多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你还会看到更多，”他说，“你会看到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人在我们身旁走动。”

“其他什么人？”

他摇摇头：“不，现在不要为这个伤脑筋，不过我们以后会更接近的。基特，我和你，我们会很亲近，就好像我们是血肉相连。”

我将视线从他黑暗深沉的眼睛上移开，身体往后挪，希望摆脱他身上的狗味。我希望他走开，不要再打扰我。

他点了点头，移动脚步。“我们有一伙人，”他说，望





着荒原，“他。”

我顺着他的视线望去。

“还有她，和他，和他，和她，以及他们，都是好伙伴，很特别的伙伴，和那一帮小鬼不同的。”

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，看到以后我将认识的那些人，我将跟着这些人一起进入艾斯丘的洞穴。他们是丹尼尔·夏基、路易丝·麦考尔、威尔菲·库克、多特·格兰，都是普通的孩子，不同的是，他们都来自石门的古老家族，而且都参与了那个叫做“死亡”的游戏。

他又把糖果递给我。“还有你，”他说，“特别是你，你像我，基特。你以为你不一样，但终有一天，你会发现你和我是一样的。”他眨眨眼，拍拍我的肩膀，“艾斯丘，”他说，“我叫约翰·艾斯丘。”他望着我好一会儿，“我好像一直在等你，”他说，“期待你的出现。”

说完，他笑笑，转身慢慢走开。两名女孩在他接近时站起来，先走开了。那个我已经认识的，叫博比·卡尔的金发男孩，朝着他跑过去，野狗杰克斯跟在博比的脚跟